

西方人文思想家回顾丛书

寻找彩虹的人

伍厚恺

Wu Houkai
著

劳

伦斯

D.H.LAWRENCE



THE MAN IN SEARCH OF
THE RAINBOW

四川人民出版社

西方人文思想家回顾丛书

劳伦斯



寻找彩虹的人
THE MAN IN SEARCH
OF THE RAINBOW



D.H. Lawrence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责任编辑:董孟戎

封面设计:周靖明

技术设计:何 华

西方人文思想家回顾丛书

寻找彩虹的人:劳伦斯

伍厚恺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4 字数 230 千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3699-X/K·566 印数:1-10000册

定价:17.00元

劳 伦 斯

(D.H.Lawrence)

我的伟大的宗教就是对血与肉的信仰，
它们比理智更富于智慧。我们的心智会出毛病，可是我们的血性所感到的、所相信的、
所告诉我们的总是正确的。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从矿工之子到文坛新星.....	(5)
1. 劳伦斯的“精神地图”	(5)
2. “矿工的儿子要做诗人!”	(24)
3. 《白孔雀》：“人挣扎于文明和自然之间”	(37)
第二章 “儿子”与“情人”	(61)
1. “坐在火山口上”	(61)
2. 《儿子与情人》：走出母亲的阴影.....	(79)
3. 弗丽达-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	(104)
第三章 沉没的“诺亚方舟”	(126)

1. “血性宣言”	(126)
2. 拉纳尼姆：战火中的乌托邦之梦	(155)
3. 《虹》：新生的憧憬	(174)
4. 《恋爱中的女人》：死亡与拯救	(202)
5. 噩梦醒来夜未央	(232)
第四章 漂泊与寻觅	(252)
1. 天涯何处有芳洲	(252)
2. 《阿伦的藜杖》：流浪者的心路历程	(276)
第五章 死亡与复活	(302)
1. 不死的凤凰	(302)
2.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不灭的小火焰”	(323)
3. “爱的祭司”	(352)
结语 生命的彩虹	(377)
 附录 劳伦斯生平及著作年表	 (387)
后 记	(391)

引 言

劳伦斯是一位生前命运多蹇、身后毁誉不一的作家。他的小说《虹》于1915年刚一出版便遭查禁，《恋爱中的女人》也长期受到出版商的拒绝，诗集《三色堇》被英国海关没收，画展被警察查封，至于他所受评论界的攻击诋毁，则不胜枚举。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更因被视为“色情作品”而长期不能以本来面目问世，1928年只能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版删节本，从1932年开始在英美也只能出版道学家们动过阉割手术之后的“洁本”，直到近三分之一世纪的时光无声无息地流逝。

时光！我们错误判断的纠正者，
真理和爱情的试金石，——唯一的哲人，

因为别的都是诡辩家；你毫厘不爽，

虽然延宕而从不遗忘。^①

从50年代起，一股重新评价和研究劳伦斯的热潮终于勃然兴起。评论家们纷纷指出，对劳伦斯的贬斥或者忽视乃是文学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由于他们的阐释，这一位天才作家终于获得了与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等当代文学大师并列的地位。《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也分别于1959年和1960年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了未经删节的原本。

然而，卫道士们不是智力低下，就是冥顽不灵。他们仍然发动了最后的“圣战”，并以彻底失败而收场。1959年，美国格罗夫出版社在纽约出版了该书全本后，竟在邮递中受到文学批评家兼邮政局长亚瑟·萨默菲尔德查禁，终于闹上了联邦法院，联邦法官布莱恩宣判后者败诉。1960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刚刚印刷出该书而尚未发行之际，便遭到皇室法律顾问琼斯的控告，要求对企鹅出版社以印制淫书罪予以惩处。著名学者、作家、教师和社会其他人士纷纷出庭为该书辩护，甚至有不少宗教界人士参与其列。沃尔维奇主教宣称基督教徒能够在该书寻找到性爱的神圣交流，接着伦敦报纸便以这样的标题刊出新闻：“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读的一本书。”11月2日，陪审团宣布了最后裁决——他们一致认为企鹅出版社无罪，《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绝非“淫书”。

其实劳伦斯早就作过这样的自白：

^① 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四章130节。

如果说世上有一件事我不喜欢，那这件事就是廉价的、污七八糟的两性关系；如果说世上有一件事我要坚持，那这件事就是你切不可轻率地玩弄性爱，因为性爱是美妙的、容易受到伤害和生死攸关的；如果说世上有一件事我痛惜，那这件事就是无情无义的两性关系。性爱应当是一种真正的流，性爱应当是一种共感的真正的流，性爱应当丰富和温暖，性爱容不得欺诈，性爱并不是片刻的兴奋，性爱决不应当带有丁点儿威吓行为。

这两起审判影响极为深远，尤其是英国那场诉讼成为了 60 年代最轰动的案子，它对于西方社会的司法制度、道德观念和现代文学的变革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时人们曾说：“这是一枚炸弹，而不是一本书。”

在社会公众中，劳伦斯因此声誉鹊起。这也许足以补偿他生前默默无闻的寂寞，但未必能消除身后仍被误解的悲哀。

劳伦斯的好友阿尔都斯·赫胥黎曾感慨道：“对于一个新生活方式的热忱的宣传者来说，最糟的事情莫过于成功。因为成功能够使他看到他的教诲是怎样被那些他所改变了的人加以歪曲和玷污的，他的教诲又是怎样变成了下贱的摹本。”

或许现在很少有人公开指责《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是“淫秽小说”了，不过英国的劳伦斯研究专家克默德却认为，在“这本无罪的书”问世几十年之后，“仍被那些偷偷摸摸的购买者在心里想成劳伦斯最痛恨的色情文学，我以为这一点也不会使他过于

惊讶”。^①的确，要真正理解劳伦斯关于性爱的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况且，在劳伦斯头上还贴着其他种种标签：男权主义，同性恋，本能主义，阳物崇拜，反文明，超人论，极权主义，狂热的先知，神秘的预言家……甚至法西斯主义。这同时也说明，性爱思想只是劳伦斯整个思想其中的一个有机成分，只有廓清笼罩在劳伦斯身上的层层迷雾，方能呈现他思想的整体面目，确定他在当代西方文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文化中的地位。

美国学者尤金·古德哈特指出：“用尼采的话说，劳伦斯乃是一个‘离经叛道者’，这种人在文化的重大危机中出现，他们特有的推动力乃是将传统的流向转入新的、尚不为人所知的渠道。”^②

劳伦斯是向一切神圣而庞大之物挑战的大无畏者。他猛烈抨击西方基督教禁欲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精神至上的教义，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道德观念，近现代工商业制度的机械主义和物质主义，“民主”、“国家”等虚假观念以及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如果说这些并非劳伦斯所独具的话，那么他呼唤以血肉、本能、生命力来对抗使人性异化、官能萎缩、情感枯竭的整个西方文明制度，并始终以理想主义的激情幻想着新世界的诞生，以先知般的狂热预言着生命死亡后的复活，则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化中一道瑰奇的风景区。

描绘这一道风景线，便是本书的任务。

① 弗兰克·克默德：《劳伦斯》，三联书店，1986年，第188页。

② 尤金·古德哈特：《离经叛道者》，见《劳伦斯评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

第一章 从矿工之子到文坛新星

1. 劳伦斯的“精神地图”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 20 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于 1885 年 9 月 11 日出生在英国中部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镇的一个矿工家庭, 1930 年 3 月 2 日逝世于法国南部的旺斯。他虽然只生活了短暂的 44 年岁月, 却被看作“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富于想象力的小说家”(E. M. 福斯特), 同时又是本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富争议性、评价毁誉不一的人物。在我们对他的探讨发轫之初, 有必要就影响或铸成劳伦斯思想的最初条件进行概括的描述。

英国学者基思·萨格在他的《劳伦斯的生活》里一开始便描绘了劳伦斯家乡的风貌，并指出：“劳伦斯的家乡地图也是一张劳伦斯的精神地图。”^① 我们不妨效法萨格，首先展开这幅地图。

伊斯特伍德镇距英格兰中部城市诺丁汉市大约 8 英里，位于诺丁汉郡和德比郡的交界处。诺丁汉的景物以红色的砂岩和栎树林为特色，而德比郡则有冷色调的石灰岩、桉树林和一道道石头砌成的矮围墙。两郡之间的界河是一条名叫埃尔瓦什的小溪流，它汇入特伦特河，然后流入大海。当时的伊斯特伍德是一个不足 3000 居民的小镇子，或者说只是一个小山村，西面与克里奇相望，距马特洛克 16 英里；东面和东北面连接着曼斯菲尔德和谢尔伍德森林。无论是在劳伦斯的童年时代还是以后的时日里，伊斯特伍德在他眼里都是极其美丽的，因为，“当年对我这个儿童以及以后对我这个年轻人来说，这个地方正代表了布满森林的、以农业为主的、古老的英格兰的过去。”

我们当时就是住在布里奇，住在一处地方比较偏僻的屋子里。在一条高大的山楂树树篱下，一条田间小道从上面通下来。另一面是小溪，小溪上面架设了一座供羊群通过的小桥，羊群过桥，可以到达草地。溪边山楂树的树篱长得差不多跟大树一般高，我们常常在羊群浸水的地方开始下水在浸水洞里游泳。浸水洞紧挨着由于磨房堤坝而形成的瀑布，溪水流到这儿就猛地往下冲，从而形成了急流。磨房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停

^① 基思·萨格：《劳伦斯的生活》，山东友谊书社，1989 年，第 2 页。

止磨当地出产的谷物了。我父亲常常要到布林斯莱矿的矿上去上工，他常常是五点钟（如果不是四点钟的话）起床，天刚破晓就动身。他在穿过科涅·格雷旷野的时候常常会在长得很高的草地顺手采蘑菇，偶尔间也会猎得一只野兔，到了晚上他就把兔子揣在他的矿工服的衬里里，带回家来。（《诺丁汉与乡间矿区》）

可是，从18世纪开始的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进程，至19世纪末已极大地改变了乡村自然经济和天然风貌。伊斯特伍德宜人的自然风光渐渐遭到破坏。从伦敦到兰开夏的铁路干线跨越了埃尔瓦什峡谷，当地原有的一点小煤窑被近代矿业取代。大约在1820年，采矿公司挖掘了第一口竖井，装上了第一部与真正的煤矿业相称的机器。劳伦斯慨叹道：“这些矿区的村庄应当像意大利丘陵地带可爱的小城镇那样匀称和迷人。然而，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啊！”

在小说《儿子与情人》里，劳伦斯描绘了这一变化过程：

六十年前的一场突变使骡马煤窑一下子变成了金融家们的大型煤矿。诺丁汉郡和德比郡的煤铁矿藏一经探明，卡斯顿-韦特公司立刻应运而生。在一片欢呼声中，帕默斯顿勋爵为该公司坐落在谢伍德森林灌木公园边的第一家煤矿开张剪了彩。

.....

卡斯顿-韦特公司鸿运高照，在塞尔比到纳特尔溪流横贯的山谷里相继开掘了一个个新矿井，不久竟有六

个矿井开工生产。从坐落在林中砂岩上的纳特尔，一条铁路蜿蜒而去，经过卡尔特会修道院，罗宾汉泉，灌木公园，然后到达突兀于小麦田间的明顿矿；再从那里跨越山谷边的广袤田野到煤山，而后拐弯向北，直奔俯视克里奇和德比郡群山的贝格里和塞尔比。这六个矿好似六颗镶嵌在田野间的黑饰钮，而铁路犹如一弯链条，把它们连成一串。

随着矿业发展，小镇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劳伦斯在《诺丁汉与乡间矿区》中描写道：

在北面的下坡路边，公司修建了许多迄今还被称作新房子的房屋，这些房屋都四面临街，所以又叫作方匣子。新房子是由两大片空空如也的四方形房屋所组成。它们可以说一无例外，一概是被摞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一概是由四个房间组成的小房子，“前门”一概临着难看的、空空荡荡的小街，“后门”都有一座砖砌的方形小院子，都有一道矮墙，都有一个茅坑，都有一个垃圾坑，都面向一块四四方方的旷地。这块旷地都是那样地不堪入目，都是那样地高低不平，都是那样朝那里把黑色的泥土往下往陡坡突然倾泻一空。这种小后院简直是随处可见，而且通道一律是开在屋子的角落的。这些方旷地又大又乱，除了挂晒衣绳和人们的必经之地以及小孩子们在硬泥土地上嬉戏的地方都是污七八糟的。非常奇怪的是：这些房子简直像营房，一天到晚都是紧

紧地关闭着的。

更触目惊心的是，在极富田园风光之美的英格兰中部乡村赫然出现了一个煤与铁的帝国。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劳伦斯借康妮的见闻描绘了这一可怕的景象。从拉格比到厄斯威特，她途经散乱而肮脏的特弗舍村，只看见黑色的砖墙、黑石板屋顶、地上的泥土杂着煤屑、人行道也是又湿又黑，“仿佛一切的一切都被凄凉忧郁的情绪所浸透了。丝毫没有自然之美，丝毫没有生之乐趣，甚至一只鸟、一只野兽所有的美的本能都全部消失了，人类的直觉官能都全部死光了。”在斯塔克门矿区，耸立着近代矿场的赫然凌空的建筑，全是大型工厂，俨然一个“现代的奥林帕斯神国”。而在厄斯威特，“康妮来到了那光秃秃的铁道网的上头，那儿四面都耸立着高大的锻冶金属的工厂和其他的工厂，使人觉得四周只有些墙壁。铁的声音在震动器响着，庞大的载货车震动着地面，汽笛在尖叫……”

一方面是残存的静谧优美的乡村自然景色，另一面是污秽丑恶的工业文明横蛮而不可抵御的侵入，两者构成了尖锐的对比，这就是劳伦斯自幼生活的环境。“当年的生活就是这样将工业主义与莎士比亚、弥尔顿、菲尔丁、乔治·艾略特的农业的古老英格兰混杂在一起的。”“恰是在这一片将古英格兰和新英格兰奇妙地拌在一起的混乱之中，我产生意识了。”（《诺丁汉与乡间矿区》）而劳伦斯的这种“意识”，正如《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的感想：“这便是历史，一个英格兰把另外一个英格兰消灭了。煤矿业曾使那些大厦致富，现在却把那些大厦消灭了，就像从前把那些农舍消灭了一样。工业的英格兰把农业的英格兰消灭了。

一种意义把另一种意义消灭了……事态的继续不是生物方面的，而是机械方面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定会在铁的蹂躏下消灭。”

萨格以劳伦斯的这幅“精神地图”作为指南，由此出发来理解他的一贯思想和立场。他认为，劳伦斯灵魂的一半使他逃向自然，回归其他一些尚未工业化的乡村，回归似乎依然能够获得一种真正宗教性生活方式的原始文化，而他灵魂的另一半则不得不面对日益趋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现实。这种内心的矛盾使他承担起一种责任，要使人摆脱机器的奴役去接受生存和创造的挑战，与一切使人变为工业奴隶的力量进行抗争。

的确，劳伦斯明确地表示过：“我认为，英格兰真正的悲剧是丑恶所形成的悲剧。乡间多么美啊，但人造的英格兰却丑得出奇。”美好的大自然与丑恶的现代工业之间的尖锐对比，始终是劳伦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主要背景。从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里对山川、树林、花草、动物的诗意盎然的描绘，到最后部长篇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所写的在煤矿围逼中残存的那一小片树林，都寄寓着劳伦斯对大自然和自然生活方式的深沉情愫，对工业文明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抗议。他也曾充满激情地计划寻找某处“世外桃源”，去建立一个乌托邦小社会——“拉纳尼姆”，而他远离英国到意大利，再漂泊到锡兰、澳大利亚、南美和墨西哥，也始终在追寻着这种梦幻。

不过，近代工业文明对大自然和自然生存方式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个现象乃是自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以来西方许多思想家都曾思考过的所谓“自然－文明”二元对立的困境；尤其是在浪漫主义时期，人们对资本主义工业和现代文明的恶果曾进行过最

猛烈的抨击。在 19-20 世纪之交劳伦斯生活的时代，这种对立无疑更趋尖锐化，因而他与他的思想前辈和文学前辈们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然而，劳伦斯毕竟不同于卢梭、华兹华斯、夏朵布里盎、库柏或梭罗，他的思想观念和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与他们相比、甚至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都是独特的。要真正认识劳伦斯的这种独特性，上述那幅“精神地图”便似乎稍嫌粗疏，有必要进行若干更细致的描画。

如果说上面那幅“精神地图”使我们得以在空间上进行鸟瞰式的概观，那么我们还需要更加贴近的审视。这样，我们便不仅看到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的自然生存环境横加破坏的丑恶图景，而且会看到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灾难，看到一幅阶级分化、对立和斗争的活生生的画面。

在小说《迷途的姑娘》里，劳伦斯这样概括过一个伊斯特伍德式的英国中部工业城镇的社会结构：

情况就是这样：底层是广大的矿工；中层是多如雨点的商人，其中混杂了一些小雇主、小学校长和非国教教士；再上一层是银行经理、富裕的磨坊主、富有的铁器制造商、国教牧师和各煤矿经理；顶层则是当地煤矿主，他那茂密、熟软的樱桃在这万物之上闪闪发亮。

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矿工的儿子，劳伦斯对劳动阶级的艰辛和屈辱无疑感受深切。他十分了解父亲以及其他矿工的劳动状况，更熟悉矿工家庭的贫困生活，他目睹过矿井事故，后来在本